

「野棕」

剖析

杜若洲

我在今年二月裏讀完了美國現代文學大家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的「野棕」(The Wild Palms)：在這以前，我已讀過了他的「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 與「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但是經過一番斟酌，決定翻譯「野棕」。理由有二：(1)「野棕」提出了幾個普遍的問題，它們是所有人都會關切與應當關切的。(2)這本小說有個很特殊的結構：它把兩部主題或情節全然獨立的小說揉合在一起，因而成了一部現代文學中相當特出的「對位法」的作品。

這本小說中的兩個獨立的部分就是「野棕」與「老人」(Old Man)。它們各分五章，並依先後間隔的方式而排列。讀者如果耐性地順其原有秩序讀下去，就可以獲得一種音樂性的效果。

「野棕」敘述美國一九三〇年代的一對出奔的戀人。他們因為愛而走出或逃避了體面的與安全的環境，因此在困苦流離中飽嘗了又甜又苦的生活；其遭遇是令人同情的，而其行為

却值得世人深思反省（此篇的一大部分是就着主要角色的內心思想這個角度來交待的）。「老人」描寫同一時間與幾乎同一地區中的一個經徵召去搶救洪水災難的囚犯。他所遭遇的可以說是一種生存的奮鬥與創造。他在自願不遑之餘，又救了一個女難胞，處境因而更形艱苦，但也因此使他的不足道的「人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意義與光輝。

二

人生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愛與道德的關係。

就「野棕」所採取的觀點言，愛是出於生理熱情的衝動而有的需要，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倫理的觀念。道德則指因襲從俗的宗教教條及社會法規，而不指發乎正直公義這些內在情緒而有的價值。一般而言，正常的人從十五歲開始，就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及至成年，就不能不正面地來對付它們了。然而，如我們上面所說的，愛是一種需要、而道德是一種觀念，其一為現實而另一為理想，它們之間的距離乃有天壤之別。因此，在人的生活以及他的內心裏，它們就勢必形成一種衝突。這種衝突的性質是極其激烈的，甚至到了互不相容的程度。我們可以說，道德的理想主義者不樂於見到情慾的愛的存在，從另一方面言，發乎熱情的愛也往往罔顧道德的尊嚴。

表面上看來，這種衝突倒是不明顯的，因為愛是個人的事情而道德是集體的關切；易言之，道德始終佔據上風，維持人生的表面平靜。但是這個事實絕沒有也從不曾解決了愛與道德的正面衝突，與因此而有的各種不同的人生觀點。從二分法的觀點來看，愛與道德幾乎扮演了人生悲劇中的兩個對立的角色。但是平心而論，二分法既不切實際也不合人情。從另一個比較不武斷任意的觀點來看，愛與道德可以在某一程度上互相妥協：愛可以在道德的監

督下生存，道德也未嘗不可以對愛網開一面。不幸，事實上，前者雖被人目為正常，後者却始終受到人的指責，這好像是不公平的，也可以說是有點殘忍的。為什麼天真無邪的熱愛不能够在道德的範圍以外喘息片刻呢？

出於這種同情的懷疑觀點，福克納利用兩個人性的典型（他們在社會上是極少數，但是在人性中是極多數。）來進行了一項意味深長的實驗。這個實驗的結果就是「野棕」這篇小說；其中的兩頭「天竺鼠」極其渴望愛並用大膽的行為來實踐它。他們可以說都觸犯了道德的禁律，易言之，他們都成了禮教的叛徒（有如浮生六記的三白與芸娘。）然而，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墮落到罪惡的深淵；就某一含意言，也沒有真的成了罪人。相反的，他們始終純樸，雖在極大的不幸中猶能不失誠實善良的本來性格。

這項實驗的結論是：這樣的愛是可能的、是值得同情的、是有價值的，連冷酷無情的道德（「野棕」裏的另一頭「天竺鼠」就是它的象徵）也不能不為之感動，雖然他是愛莫能助的。

因此，愛得到了解脫與平靜，道德却不得不背負它的悲劇的十字架。

三

「老人」間接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人生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就整個人類現象言，「存在」應該是個最大的問題，然而，與其說它是個問題，倒不如說它是個矛盾：人的存在沒有普遍妥當的意義，却有一致而持續的追求。

在矛盾的現象裏，必有兩極性的現象——用中國的說法，就是必有「陰陽」的事實。那麼人生的兩極性是什麼呢，無論就宗教的或哲學的觀點言，這兩極就是「有」（being）與

「無」(nonbeing)。「無」是純粹相對而然的現象，其中沒有因果律，沒有時間與空間的因素與限制，沒有統合全體的單一性，也沒有部份對全體的關係。如果用人的尺度與語言來測量與說明它，我們可以說「無」是沒有意義的，是虛懸着的寂然的空(void)。

人生的存在這種「有」的現象却正好相反，它有因果，有時空，有始終；易言之，一個顯然可以察覺的運動方向支配着人的存在。這個方向是個絕對的現象，是個必然的結果，也是個使人生有意義的因素。

人生的「有」且有個不可分割的「存在」的條件與因此而產生的事實。所謂「存」就是「生活」(to live)、「維續」(to survive)與「意欲」(to will)。這樣的「生活」、「維續」與「意欲」當然是出於自願的積極行為。既然是積極的行為，那麼，按人類學的觀念來說，它也當然是有意義的行為。何以謂「有意義」呢？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有價值」；就是有利那的感受(perception)，利那的意會(awareness)，利那的直觀(intuition)、利那的洞察(insight)。人從其存在的時空中捕捉利那的印象，而後加以確立。這種心身活動就是創造，而其結果就是人的意象與由這些意象所逐漸締造出來的人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有情的，是善的，是可愛的，雖然人「最初」投身其中是不由自主的。

福克納的「老人」這篇小說的主題，可以說就在表現這樣一種人生現象：人不由自主地處身在一個他不明白的甚至對他有敵意的境遇中，如何憑着求生的意志與努力而經驗、發現與創造了一個「他」的世界。

這篇小說裏並沒有一個嚴格地寫實性的人性典型，有的只是人生存在的兩個抽象性的象徵：就是一個高個兒犯人與一個懷孕的洪水災民所分別代表的男人與女人的意象。他們倆在一個偶然的命運中共同度過了一段「必然的人生」——也是真實的人生。雖然其中沒有愛、

沒有戲劇性的遭遇、沒有顯着的人心自身的衝突，但却有一股勢力浩大的生命力。「老人」（密西西比河的別稱）象徵了這種生命的元氣，它是原始的、亘古的、甚至盲目的，就像人類的生命：有雄厚的潛在勢能，能發為驚天動地的震撼。事實上，人類生命力所創造的歷史巨流與雄奇偉大的文明現象，又豈止是一條大河的泛濫而已？

福克納寫作的一貫關切是人。人的神話、人的宗教、人的熱情都是他一再觸及的題材。在他而言，自然只是人的背景，甚至是人的影子。「老人」也不例外。儘管他對這條河竭盡描繪的能事，他真正描出來的還是一個最具普遍性的人與人生的輪廓或意象。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著（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五日）六版

特價四十元，郵購九折

本書是實業家王永慶先生，把他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體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兒提出來，見解深刻，耐人咀嚼。

他對一個希望待遇高而工作少的大學畢業生，所提出的忠告是：「勤勞有益於人的體力和腦力。」——「做事情要有正確的觀念，要由勞動中磨練出來。」

作者對臺灣的工人讚揚備至，認為是全世界素質最好的，「今天落伍的是企業家或經營者，不是勞工。」

作者對競爭有關的認識：「競爭難免會傷腦筋緊張，不傷腦筋絕不會做好事情，腦筋緊張，人的潛力就可以激發出來。」

在本書中，作者一再強調：成功，或者說賺錢，不要依靠低工資、保護及其他不當的手段，而要靠經營者堅強的競爭意志和年輕朋友們的工作計劃和經營管理。

我們很樂意把這本書介紹給知識界和年輕朋友們一讀。它不是專門性的論述，而是以其獨創之見在平凡的生活環境和遠景，並使我們對當前的人生哲學，奠下無比信心。瞭解到我們的生活環境和遠景，並使我們對當前的人生哲學，奠下無比信心。